

3

Damrei Jyrie Kaashou



耽美季节小说

THE BOY OF WIND

[风中传情]

SUNOHARA
Izumi

春原吉米

Shimizu Fyuu Kaoshou



I313.45
243
:3

[风中传情]

THE BOY OF WIND

春原古米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中传情/春原吉米著。

(耽美季节小说)

ISBN 7-225-0147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01527号

远方出版社出版社
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)

责任编辑: 王世峰 封面设计: 亚凡

呼市新华印刷厂印刷

远方出版社发行

开本: 787 × 11092 1/32 印张: 6

2003年1月第1版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8.00元

版权所有 · 请勿翻印

前 言

爱我
不要因为我是飞翔的候鸟
爱我
不要以为我是晚风中的夕阳
我需要一個宁静的港湾
让我
好好疗伤

不奢望鲜花、戒指、红地毯
因为那是梦境中的天堂
也许每一个少女都有痴心幻想
可是这一切显得太遥远
当两情相悦时
躺在恋人的怀中
聆听温柔的心跳
享受那一份最真挚纯洁的呢喃
就像春天里的花朵
在爱的阳光和雨露中悄悄绽放

.....

爱情，永远是人类最古老而又最永恒的话题，伟大而又神圣的，不容轻率和亵渎。

无数憧憬爱情的人，当真真实实地感觉到爱与被爱之后，那份喜悦的心情，就像春天里绽放的花朵，羞涩而不失浪漫，虽然也有人为了自己这么快拥有爱而矛盾和彷徨，可他一旦领悟到爱情的真谛后，便像虔诚的朝圣者，勇敢而又执着地接受爱情的沐浴，享受爱情的纯真和温柔，直到走完爱情之旅。

编者

2003年1月



ACT 1

空气在耳际狂啸，疾风扯出凄厉的悲鸣。

那一瞬间，阿步的身体冻结了。他无法抬起自己的指尖，干燥的唇缝挤不出一丝声息。

“我……”

碧草如茵的草坪中矗立着纯白的制服。充分伸展的左臂、拉到颈后的右臂、挺直的背脊、坚定不移的视线。没有人不为这传承自远古神话时代的卓然英姿深深动容，这份摄人魂魄的美正是箭术最大的魅力。

“我……”

一年前，他也是这操场上从不缺席的一分子，以傲视群伦的自信和无懈可击的英姿，一箭接一箭地命中靶心。

他是个“天才”，一个数十年难得一见的箭术奇才。这是大家给阿步的评语，也是阿步对自己的肯定。

箭又射出钉在靶面上。阿步的肩膀也随之一震，微启的双唇发出无声的悲鸣。



“……！”

尽管如此，他依然无法移开自己的视线。宛如被强力的磁场吸住一般，双脚牢牢地固定在操场上。然而，他的身体却不断地挣扎，恨不得早一刻飞奔离开此地。

心脏疯狂鼓噪，胸口好像要撕裂一般。呼吸的频率加速，脑中一阵天旋地转，指尖冰冷、双膝剧颤。谁来、谁来救救我啊！……

“阿步！”

低沉响亮的嗓音呼唤着他的名字，他下意识地浑身一颤。不必回头也知道声音的主人是谁，更清楚对方想对自己说什么。

“喂，阿步……”

当声音的方向直直朝向这里那一刹那，阿步拔腿狂奔。原本冻结的双腿为了离开操场霎时变得矫捷无比。

“喂，等一下！你别逃啊！”

他加快脚步将追上来的声音远远抛在脑后。

“我没有逃！”

狂奔中的他在内心不断呐喊。

“我有什么好逃的？我根本……根本没什么好怕的啊！”



树枝迎面拍上脸颊，他的眼前一花，脚步跟着一个踉跄。

“哇！”

被藏在草丛中的树根绊了一下，阿步的脚下登时踩空。他赶紧设法保持身体的平衡，不料沾着露水的草皮又硬生生害他滑倒。

“……痛死我了……”

他伸手扶在树干上，筋疲力竭地低着头拼命喘气。

无边无际的绿……吹过来的冷风掠过汗涔涔的太阳穴旋即飞逝而去。

“可恶！”

蓦地响起一声怒吼。

“可恶……”

握紧拳头往树干奋力一击，随着钝重的撞击声，剧痛从手腕窜向手肘。粗糙的树皮嵌进拳头，带来痛苦的触感。

“啧……”

他咬紧下唇，一拳又一拳地击打树干，即使皮开肉绽也不罢手。似乎一心想藉着身体的疼痛来转移什么。

“……”

不知不觉间，泪水涌上他的眼眶，顺着还残留稚气的丰润脸颊滚滚而落。仿佛决堤了一般，



潸潸不绝的泪水持续泛滥。

那不是因为疼痛。如果疼痛是他哭泣的理由，那么他早该停止了这无益的举动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他将血迹斑斑的拳头按在额上，声嘶力竭地呐喊。

“为什么……到底为什么……”

接着无力地瘫坐在地上，双手掩住涕泪纵横的脸庞。

“为什么上天要这样折磨我……”

起伏不定的喘息被呜咽取代，他就像个孩子般吸着鼻子啜泣了起来。

一发不可收拾的情绪脱离了理智的掌控，无能为力的他只能任由自己淹没在泪海中。

除此之外，再也无计可施了。

痛哭一场后，不可思议的虚脱感在四肢扩散。全身瘫软无力，一颗心空荡荡的，没有力气思考，只有时间在茫然中悄悄流逝。

“好冷……”

阿步摇晃地站了起来，伸手拍了拍冰冷的膝盖和大腿一带。或许拜这几天阳光普照所赐，地上并不怎么潮湿，然而地面的寒气毕竟不容小觑，渗入厚重牛仔褲的寒气冰冷了他的肌肤。

“奇怪……”



他转头环顾四周。

仿佛一吸气胸口也会跟着染成绿色的蓊郁森林。看似漫无止境，却又给人豁然开朗的感受。

“我怎么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地方……”

他刚才根本无暇思考要往哪里去，只是头也不回地发足狂奔，一心一意要逃离那个可怕的场所。

他一边左顾右盼一边漫步往前走。虽然分不清该走哪个方向才能回到原来的地方，却没有一点迷路的感觉。或许是阳光穿透树梢，把森林映照得灿烂夺目的关系吧！

“算了，反正总会走出去的。”

以人类的步伐奔跑的距离，再加上只有短短几分钟，他不认为会偏离自己的活动领域多远。更何况，阿步的生活圈子本来就很狭窄，每天只在家里、大学和练习场来来回回，他的生活几乎不脱这三个地方半径两公里范围内。

“仔细想想，我不知道的地方可多着呢……”

直到前一刻，他连路边盛开的花和飞掠枝头的小鸟都没留意到。不……有时候，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身在何处。

“啊……”

阿步的脚步停了下来。一片辽阔的景色在他



眼前展现。

依旧是一望无际的绿。唯一的不同在于景物从高大的林木，变成了低矮的花坛。乍看之下，有些花坛长满不知名的杂草，有些则开满了可爱的花儿。有白的、黄的，也有淡粉红色的花朵。

“咦……这个……我知道耶！”

挺直的枝梗上开着淡紫色的美丽花朵。

“是薰衣草……”

去北海道的时候，他曾隔着巴士的车窗看过一大片薰衣草田。

“那边的是……”

在学校的红茶店吃蛋糕时放在上面的绿色叶片。

“哇……”

阿步四下张望，一阵微风吹了过来。充满绿色气息的微风轻轻拂过脸颊，温柔地掠过鼻尖，夹杂着各式各样奇妙的芬芳。

“这是……”

不单单是甜的，里面还有几分苦涩，也有浓郁的青草香。那芳香带给阿步沁透心扉的清凉，在心里恣意肆虐的躁郁热流和汹涌澎湃的冲动也得以稍微降温。

“啊，对不起！”

“哇！”



冷不防地，他的肩膀被撞了一下。愣愣地杵在原地的阿步差点往前仆倒。

“好险啊……”

凭着过人的反射神经取回身体平衡的阿步回过头去。

“咦？原来是客人啊？”

站在眼前的是一位似乎比二十岁的阿步年长几岁的女孩。俐落的短发和牛仔裤，灵活的双眼睁得大大的。

“什么客人……”

“那边、那边！”

阿步望向她指的方向。

“啊……”

那里有一间很大的木屋，屋龄似乎尚浅，搭盖扎实的原木颜色偏淡，散发着清新的芳香。紧闭的门扉上斜斜地挂着一块金属，上面写着“CLOSED”。

“这里是一家欧式茶馆，你不知道吗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哥！”

还来不及回答，她便放声喊了起来。阿步连忙塞住自己的耳朵。

“有客人啊！还不快来开店！”

“咦？我……”



“你可不可以小声一点？”

“咦？”

被略高的花木遮住的人影，从原以为空空荡荡的花坛彼端站了起来。

“开店之前记得先把看板翻过来。”

或许是身材修长的关系，那个人的嗓音既柔和又饶富磁性。把白色棉质衬衫的袖口卷到手肘的手臂、尼龙围裙，以及牛仔裤的膝盖上都沾满了泥土。不可思议的是，他给人的感觉却如纤尘不染般地洁净。

他的眼光瞥向呆若木鸡的阿步，端整的脸上绽放一抹淡淡的微笑，然后微微颌首。阿步也随之向他点了点头。

“这个人到底是……”

“好啦——请进吧！”

跑向木屋的女孩将门打开，垫起脚尖把金属板翻到“OPEN”那一面。

“欢迎光临！”

里夫花园。

这是欧式茶馆的名字。阿步稍一踌躇，选了可以眺望庭院的靠窗座位。才刚坐下，一股令人舒畅的芳香便飘送了过来。他转头瞄向发出沙沙声的椅背。



“这是……”

每个座位的椅子都是原木制的，只有在椅背的部分放了一个薄薄的垫子免得靠起来太硬。

“里面放了薰衣草的香包，闻起来心旷神怡吧？”

短发女孩端着水杯这么说。

“欢迎光临，请问你要喝什么？”

咚地一声放在桌上的杯子里飘着一片小小的薄荷叶。阿步享受着淡淡的芳香，举杯喝了一口冰水。水的滋润让大哭一场后嘶哑的喉咙舒服多了。桌上摆着手写的可爱 MENU，懒得翻阅的他随口回答说：

“……冰咖啡。”

“这位先生！”

凶巴巴的语气让阿步本能地抬起头来，女孩双手叉腰，气势凌人地斜睨着阿步。可爱的嘴角拉成了倒勾型。

“我们这里是红茶和花草茶专卖店耶！”

那副得理不饶人的态度挑起了阿步原本就不小的火气，他把杯子砸在桌上，怒瞪了她一眼。他的脾气向来不怎么温驯。

“哪有人像你们这样做生意的？这年头哪家茶馆不卖咖啡啊？”

“这里就有一家！”



“这样也能开门做生意吗？”

“你管得着吗？”

“麻纪。”

正当两人大眼瞪小眼的时候，柜台响起了沉静的喝止声，声音不大却相当嘹亮。两人吓了一跳，不约而同地回过头去。刚刚那个站在外面、有着奇妙气质的男子，不知何时已经进来了。

“你怎么可以用这种口气对客人说话？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那个叫做麻纪的女孩腮帮子鼓得高高的。

“是这个臭男生……”

“你说谁是臭男生！”

这次轮到阿步火冒三丈。

阿步长得也算眉清目秀，与其用帅气来形容，不如说可爱要来得恰到好处。

从那飘逸柔顺的秀发、双颊丰润的轮廓，以及五官均匀的小脸蛋，根本找不到青年特有的强健，反而处处残留着少年的影子。尤其是那对双眼皮眸子，偶尔就像镜子一样清晰地映照出他内心的不安。

“还好意思凶呢！爱哭鬼！”

麻纪哼哼地嘲笑他。她弯下腰，故意盯着阿步不屑地撇到一边的脸庞。

“眼睛红得跟兔子一样，真是个长不大的小



鬼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！”

“麻纪！”

稳重的声音再度响起。

“哥！”

“冰咖啡已经好了，你快端过去。”

咚一声，一个杯子放在原木设计的柜台上。
高高的杯子里塞满稍大的碎冰块和饮料，隐隐发出啪叽啪叽的声音。

“哥！”

“你说的对，我们是开门做生意的，必须尽可能去满足客人的要求。”

他轻轻一笑。

“即使 MENU 上没有。”

杏目圆睁、嘴巴噘得半天高的麻纪，蹬着重重的脚步气呼呼地走向外面。顺手甩上的门扉发出碰的一声巨响，阿步不由得缩了一下肩膀。

“好凶啊……”

“伤脑筋。”

听见身边传来的声音，阿步不自觉地抬起头来。

“啊……”

卷到手肘位置的白色棉质衬衫，和刚刚不一样的黑色围裙，以及端整温和的脸孔。长时间曝



露在艳阳下照顾植物，肤色却偏向白皙。将杯子推过来的指尖也跟他颇长的身材和宽厚的肩膀大异其趣，宛如女性般修长而美丽。

“这个人真叫人难以捉摸……”

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他——

“应该就是……神秘吧！”

以茶馆老板的形象来说是稍嫌刚强了点，可是又没有上班族刻板无趣的印象；给人的感觉明明云淡风轻，却又不失英挺庄重。他的容貌看不出实际年龄，由气质来判断，应该不至于太年轻吧！阿步猜想他可能在三十岁左右。

“请原谅我妹妹刚才的失礼，她的脾气就跟火山一样。”

低沉而清澈的嗓音。

“你们是……亲兄妹啊？”

阿步把杯子挪近，撕开吸管的包装纸。他犹豫了一下，没有把糖浆放入，只倒进了奶精。

“嗯，我们两个年纪差了一大截，看起来可能不太像兄妹。”

奶精缓缓溶入虽然是冰镇的，味道依然香醇的咖啡，就像涌出的泪水般，一滴……又接着一滴。

“啊……”

他发出小小的惊呼，朝抬起头来的阿步微微



颌首，便迅速地走回柜台。

“有客人来了吗？”

没有听到开门声。阿步再次把注意力转回杯子。这杯没有列在 MENU 上的咖啡香醇无比。阿步过去从不认为咖啡好喝，只觉得又苦又涩，不论加了多少砂糖，口中那股独特的味道依旧残留下来，仿佛在强调自我一般。

然而，今天的咖啡却十分好喝。明明没倒入半点糖浆，浓郁的香味却隐含着柔润的甘甜，口感非常温和。

“为什么呢……”

杯里浮现着美丽的云朵。阿步舍不得把它搅乱，只是怔怔地望着。桌上摆了一个透明的杯子，里面装饰着一朵开放在花圃里的小白花，楚楚可怜的花瓣尽情绽放。

“我在做什么啊……”

阿步察觉到自己的脸颊绷绷的，眼睑也又热又痛。

“红得像只兔子！”

麻纪的话闪进他的脑海里。纵情地号啕大哭……接二连三地重复。不管怎么哭，泪水都不干涸，连他也不禁要怀疑哪来这么多泪水。

“傻瓜……”

眼眶又热了起来。要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